



刘斌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会员（壁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的质性空间创造、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绘画成像方式研究。多幅作品入选第六、七、十、十一届全国美展。并举办“刘斌素描艺术”个展，出版《刘斌素描艺术》画册等，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艺术的质性空间创造

——在壁画教学中对空间艺术表现的探索实验

The Making of Dimensional Merit: A Dimensional Test in Mural Teaching

对于进入公共空间的壁画创作，决不仅仅止步于墙面的涂涂抹抹，而是对于某一特定空间艺术氛围的营造。因此，在壁画教学中，无疑要对空间与材料进行研究，并力求在一种新的角度上对其重新认识解读。当然，教学中的思考实验可能更偏重于“纯艺术”，或许和建筑师们的着眼点会有一些差异抑或“碰撞”，但正是这些差异和碰撞会使我们从中受益，这也是我们与建筑师们共同探讨艺术与建筑诸多相关问题的意义所在。

艺术介入空间

壁画，是艺术对于空间的介入。现代壁画的基本特征，便是对于某一特定空间具有质性感艺术再造，它的风格特色和材质语言方式与建筑空间环境共生。有一点在此需说明，那就是它虽因环境制约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性，然而却并非自成体系、孤立存在，而是与当代艺术思潮相映衬，与社会的审美时尚相应和，同样具有一定的“前沿”品性。与此同时，壁画还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佐证着一个民族的理想、文明程度、艺术与科学水平。正因壁画所具有的这种多样、综合性特点，最大程度地包容了造型艺术甚至不同艺术门类的成果，因而成为对艺术家最具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创作天地。

可以从几件作品来大致了解一下现代壁画的基本面貌：《新民主》（图1）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中著名的三杰之一——西盖罗斯的作品。他的作品充满了力度和激情，意在教育和唤起民族觉醒意识，鼓舞人们的斗志。作品不仅具有传统玛雅文化的神秘，更彰显出风靡一时的立体主义的语言特征，其造型的错综张扬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不难看到传统与当代艺术强力对接的成效。



图1



图2

图2是墨西哥另外一个画家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壁画和墙体构造的关联方式，画家非常巧妙有效地利用了门框结构，人物坐在上面，像画面中原本就有的场景结构，天衣无缝，合情合理。而在克里姆特的笔下像饰带一样的壁画(图3)把音乐厅装点得典雅、华美，这使我们看到壁画所具有的另一显著功能——装饰性。这种装饰风格在大量现代公共空间环境中有广泛的应用，譬如机场甬道、地铁站等流动空间和需要安逸、舒适的环境中，它们起到了很好的美化作用。其实“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和装饰美化功能正是壁画非常显著的两个特征。进言之，现代壁画的语言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各类出乎意料、难以定性的语言样式更是出现于人们生活环境的角角落落，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人们视觉心理的调节，给人带来“意外”，带来“惊奇”，让人在会心的微笑中享受着艺术的魅力。楼体上的壁画《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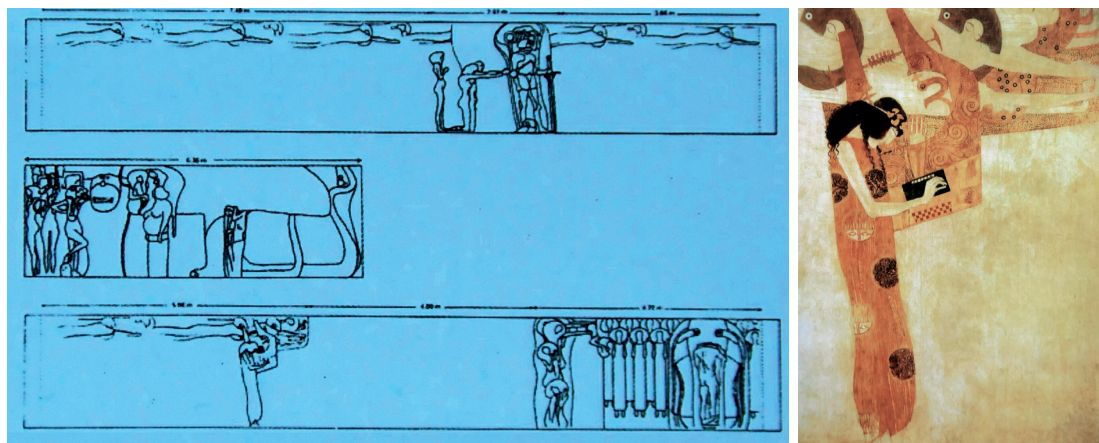


图3

与新娘》(图4)充满情趣,似乎在向人们炫耀着他们的满足与幸福;而图5这样一个逼真的山洞赫然出现在交通要道上,难怪会有车子开上去一试究竟;图6的传统建筑窗户风格很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文化、生活情境的记忆,而实际上整个侧面的窗子是画上去的。像图7这样将墙体洞开或图8中干脆劈出一条胡同,抑或玻璃充满“玄机”地下落、翻墙皮等(图9,10),则给人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觉印象,产生一种奇特的艺术感染力。若说将视幻效果极端性地利用,则是在所谓“3D”绘画作品中。图11四敞大开的墙体街道会在某一最佳视点上生效,因为它们是一些按比例被拉长了的图像,在某一位置上会神奇地还原成一种貌似真实的图景。它们利用的就是透视变形原理。我所在的系里就有毕业生专门进行这类创作,并且已经从地面扩展到与立面结合,营造出一种非常奇幻的场景(图12)。像这类利用视错觉来改变环境气氛的作品可以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当然还有许多更为活泼的处理方式,像楼体侧面这些似乎完全没有重量的小人在竖着的墙体上灵活自如地游戏(图13),不合常规的俯视视角会唤起人们心理上的某种微妙感受。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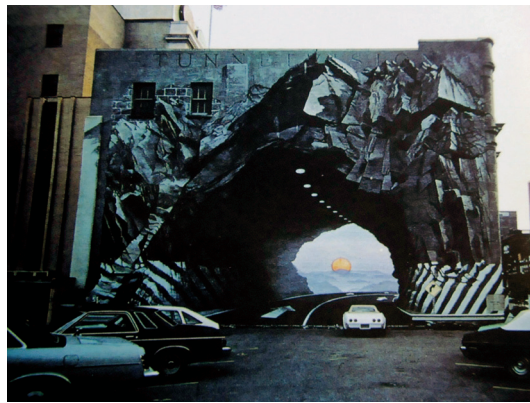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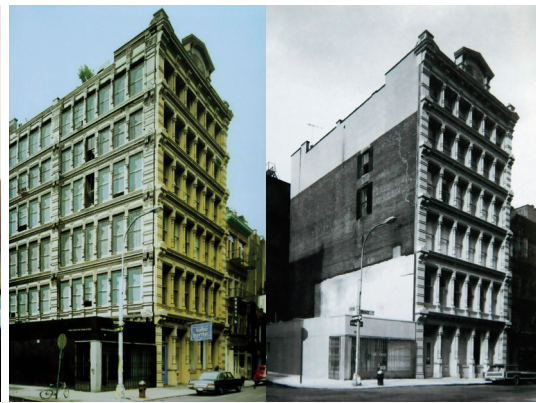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壁画虽然不像有些艺术形式那样具有反映艺术时尚的“即时性”，但同样也与时代艺术思潮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的审美趣味。比如图 14 是一件十分典型的利用错觉的现代作品，中间部分有一条醒目的红色带，实际上这道貌似平面的红颜色是分成几个部分的，处在一个具有深度的空间里，只不过在某个角度看时它却非常神奇地并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空间的“穿越”，不仅利用了“反透视”原理，还利用了人的“完形”心理，其实就是一种幻觉或错觉，这与壁画作品中的错视表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壁画创作同样是一种紧扣时尚的艺术形态，当然还有许多具有永久性、纪念性的大型作品和利用材料质感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改善环境的作品（图 15），这些花样翻新的空间营造多因环境需要应运而生、变换面容，在此不再枚举。

无限的创意，无限的可能

既然壁画与空间具有如此之多的关联，壁画教学中对于材料和空间创意性表现的教学实验便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我所承担的二年级《创作基础》这门课程中，它具体分为三个步骤，也是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1）视觉形态语言辨识训练（平面）；2）空间转换练习（立体、材料）；3）空间的艺术表现（集体）。

形态语言辨识是强调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对某一客观物象再观察、再认识，进而将自己独到的理解表达出来。譬如图 16 将我们司空见惯的“平静如水”的水表现得婀娜多姿，立刻唤起了我们对水由衷的赞美并激发出无限想像的可能。在另一幅作品中，作者用一束文火的热拥将不同物质的物理特性改变（图 17），并以绘制手法将其转换过程记录下来，使我们不由得生出一丝留恋和感慨。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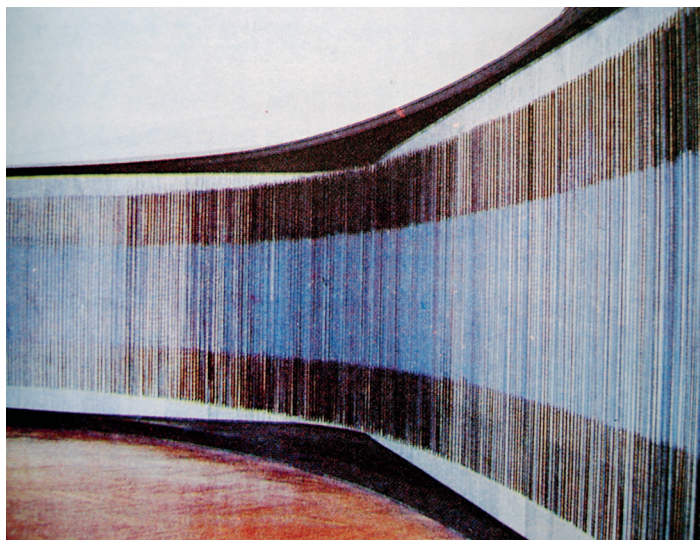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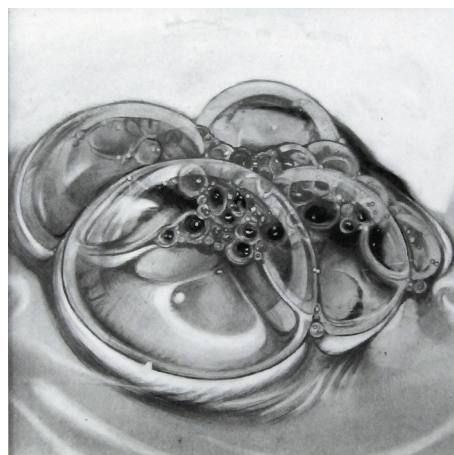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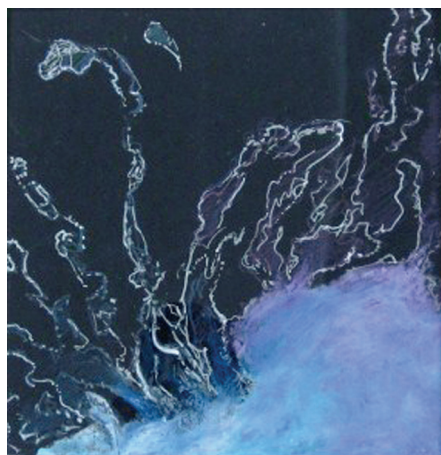


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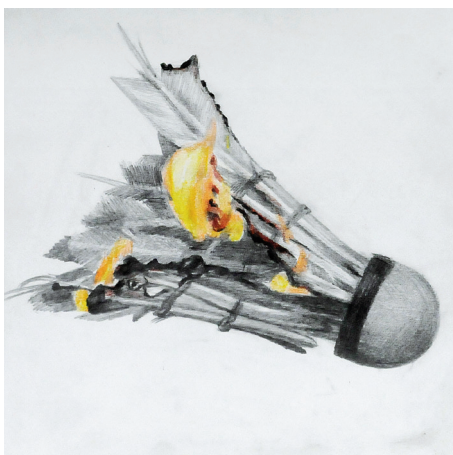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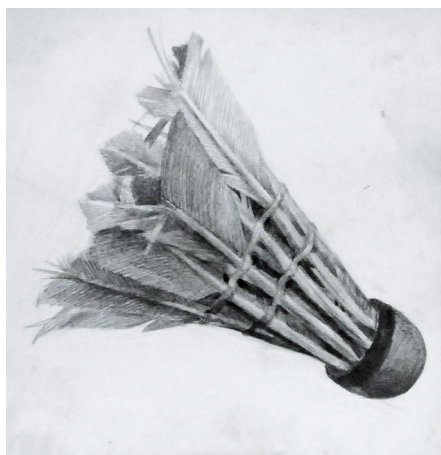


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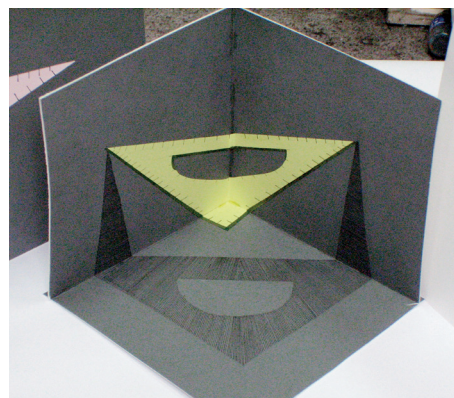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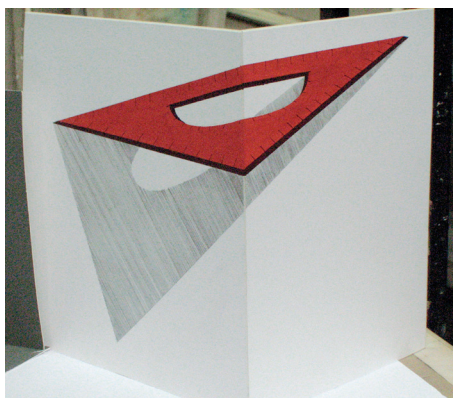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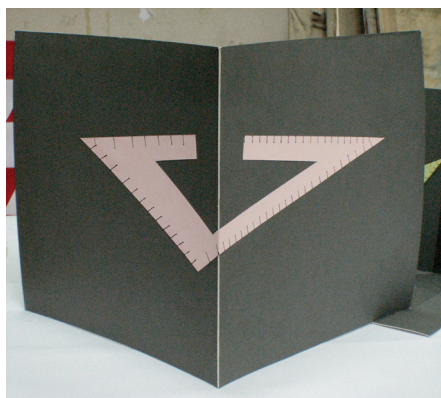


图18

图19

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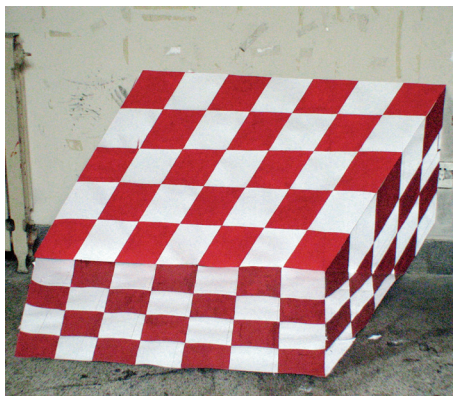


图21

图22



从平面绘画转向对空间的理解和思考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思维转换过程，其中也包含着对材料潜在表现力的理解和发掘，需要一个崭新的视界，好在我们已有第一阶段转换练习在心理上的影响和调整，加之我们并非完全务虚，而是以一定的设定和要求作为引导，由此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通常我们在这一阶段的限定就是：在同一空间的内、外夹角或两个（三个）非同一平面的壁面上完成作品，并使这一空间产生有机联系。

图18作品好像有一把三角板穿越了外夹角，后面这个三角板更为真实，因为它还带有阴影，更像一个实体（图19）。而实际它们都是一种假象，是在两个成角平面上按某种规律绘制达成的一种错觉，它只能在某一恰当角度看才会成立。图20作品内夹角中完整的三角板实际上是画在三个面上的，同样也只能在某一角度看才能成立。这是一种思维开发训练，图21，22均同此理。

在通过一个阶段的“纸上谈兵”练习后，我们会尝试让这些思考在一定空间中实现。我们还会要求学生自己找寻某种视觉元素在现实空间中实现的合理性。比如在图23中，学生很巧妙地利用墙角上的方形插板作为视觉单元，既诠释了其他同形物出现的合理性，又传达出自己的表达意图。图24中几根简易的毛线把空间分割得空彻、分明、井然有序；教室门外的墙体也成了他们施展视觉幻术的场所（图25）；学校高高耸立的钟楼也被他们打起了卷，拧起了圈（图26，27），假若将其构想实现，把钟楼上的天画得同背景的天色一样，那画面与蓝天的距离就会神出鬼没地消解，若人们处于这一奇妙的景致之下，自会为之倾倒、喝彩！这一阶段，我们还有许多利用光影（图28）和对于材料属性以及潜在表现力的“开发式”创作实验，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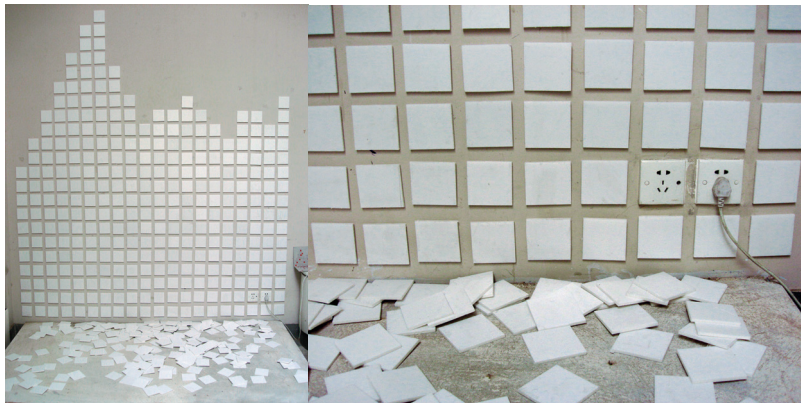


图23



图24



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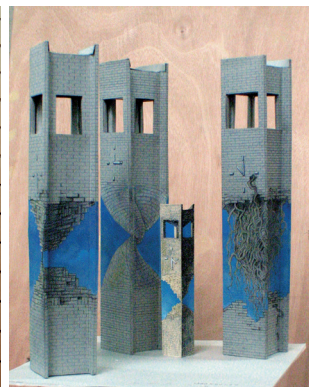


图26



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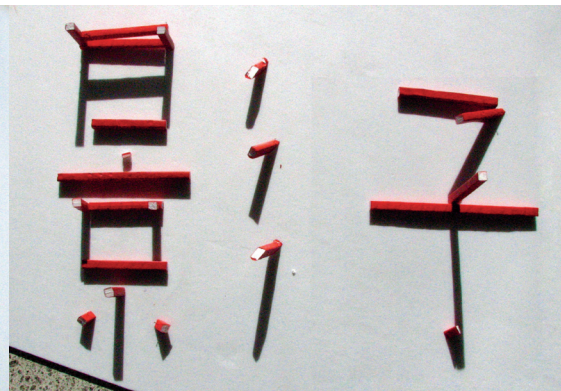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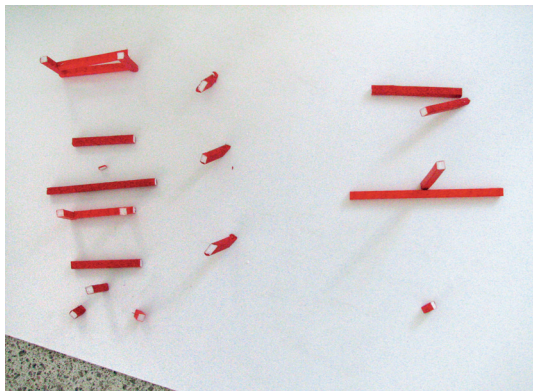


图28



图29

第三阶段是壁画作品的实现，通常采用团队合作方式，因此培养学生的集体合作精神也是我们十分看重的一个环节；另外，我们也非常关心当代艺术趋向以及作品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当代许多作品中都已融汇了对于时间、空间的思考，经常会营造出一个氛围，一个充满质感的“场”，人们的欣赏方式也跟着发生改变，那就是常常需要进入作品中间去体验其方方面面，由此带来视觉、触觉以及听觉等多重感应，壁画创作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这一特色。

图 29 是一个集体创作作品，地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光的窗影，显然有束强光由某扇窗子投射下来，然而当你的目光扫遍整个教室，除了有一个柔和的天窗——它的光线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强度，再也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光源，于是这个“光之窗”便成了一个凭空而降的神秘之物。其实这个班的集体作业是每个同学在教室里做一扇窗，可以完全凭借个人想象去发挥，于是有同学画了窗外星空，有人做了隔窗观景，有人从窗外伸进手来开风扇（墙体中央有风扇开关）等等，甚至有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将教室脏兮兮的地面硬是擦出了“光”，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窗便出现了。这就是“出乎意料”、“点石成金”，也正是艺术的奇思妙想所带来的诱惑和魅力所在。于是，全班同学将花样繁多的窗统统撤掉，这唯一的“窗”便成了这个班的集体作品。经历这一反复，大家的收获显然是多方面的。其实艺术创作就是这样，通过很多的反复甚至“挣扎”，最后得到一个绝妙的构想，当然这种构想还可以延展成其他作品，有持续推进的可能性。

图 30 是另一个班的作品。教室中悬挂在空中的三角形很像是在一个面上实现的，而事实却是完成在两个面上——地面和墙面，它只在一个恰当的点上观看时成立，这同样是一种视觉幻象。



图30



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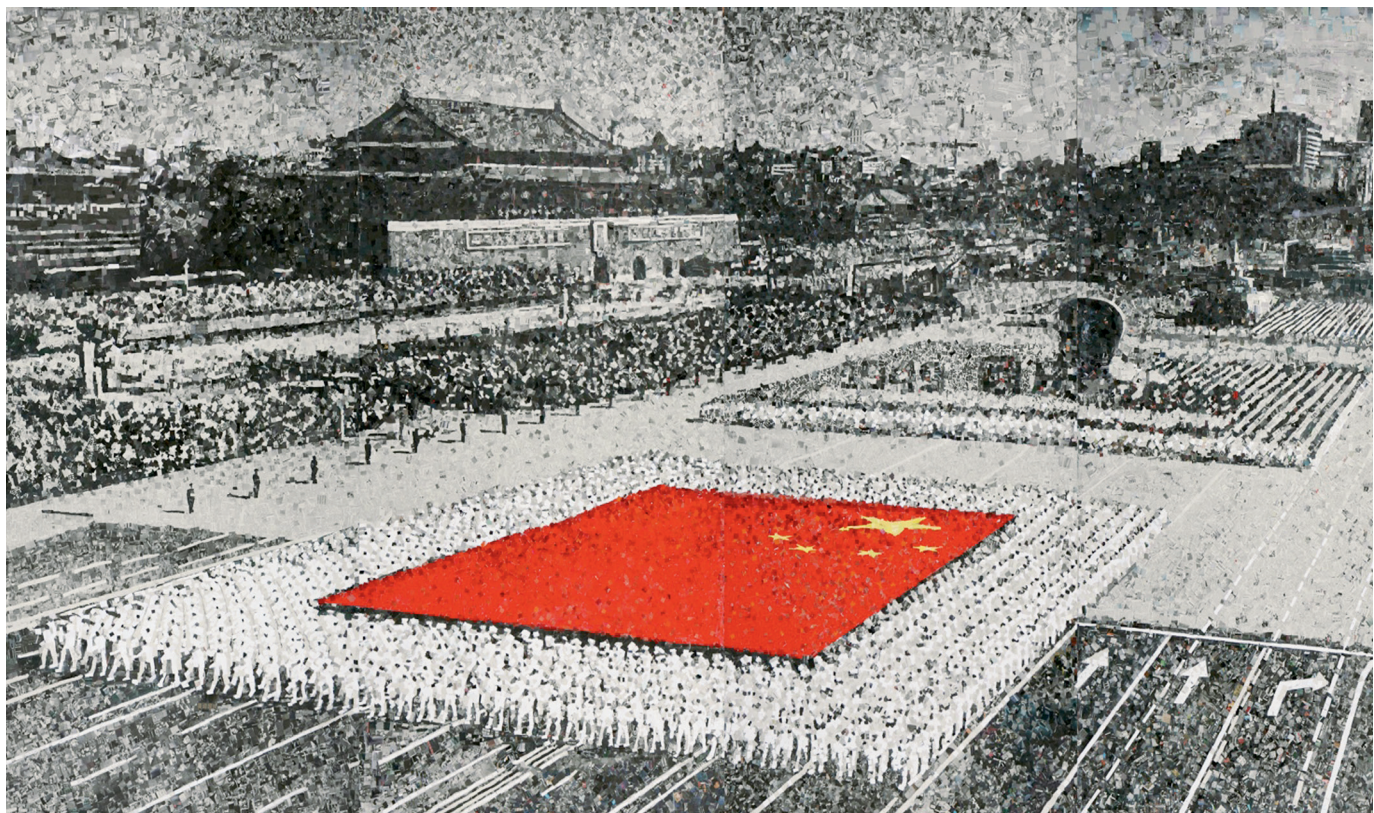


图32

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练习是贴近专业绘画方式的，目的就在于将一些司空见惯的作品从新的视角去解读，并且要对空间产生作用。图31是借用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再创造。班上的同学将画面上的人物动态完全对应置换，变成了自己的形象，画前凌乱的道具也似乎在演绎着一个充满深刻教义的故事，于是乎这幅众所周知的作品突然让人有了一种莫名的“陌生感”，曾经不可撼动的经典瞬间演变成令人质疑的图景，这种“大演变”正是万象混杂、时空交错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共同的精神体验。

在学生手里，上世纪六十年大庆的图片也演绎成一种尝试艺术语言的“操场”（图32），从完整画面看，除了那幅超大的红旗特意保留了鲜艳的红色，其余部分均置换成黑白颜色，但其真实度与现场不差分毫，然而当我们仔细查看一下细部后却赫然发现，所有这些分布均匀得当的黑白灰画面景物原来全部是由无数片报纸杂志碎片拼接而成，即便是大大的红旗也是由无数的纸片拼接起来——这就是艺术的创造，这就是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惊异和喜悦。

从以上范例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教学是从壁画专业特点入手，但决不止步于壁画本身，而是更着力于学生对于艺术的感受力与辨识力的提升，对空间的解读和认知力、创造力的提升，最终让学生逐步找到自己对于事物认知和表达的视角，建立起自己对于事物的态度和立场，最终走向独具特色的艺术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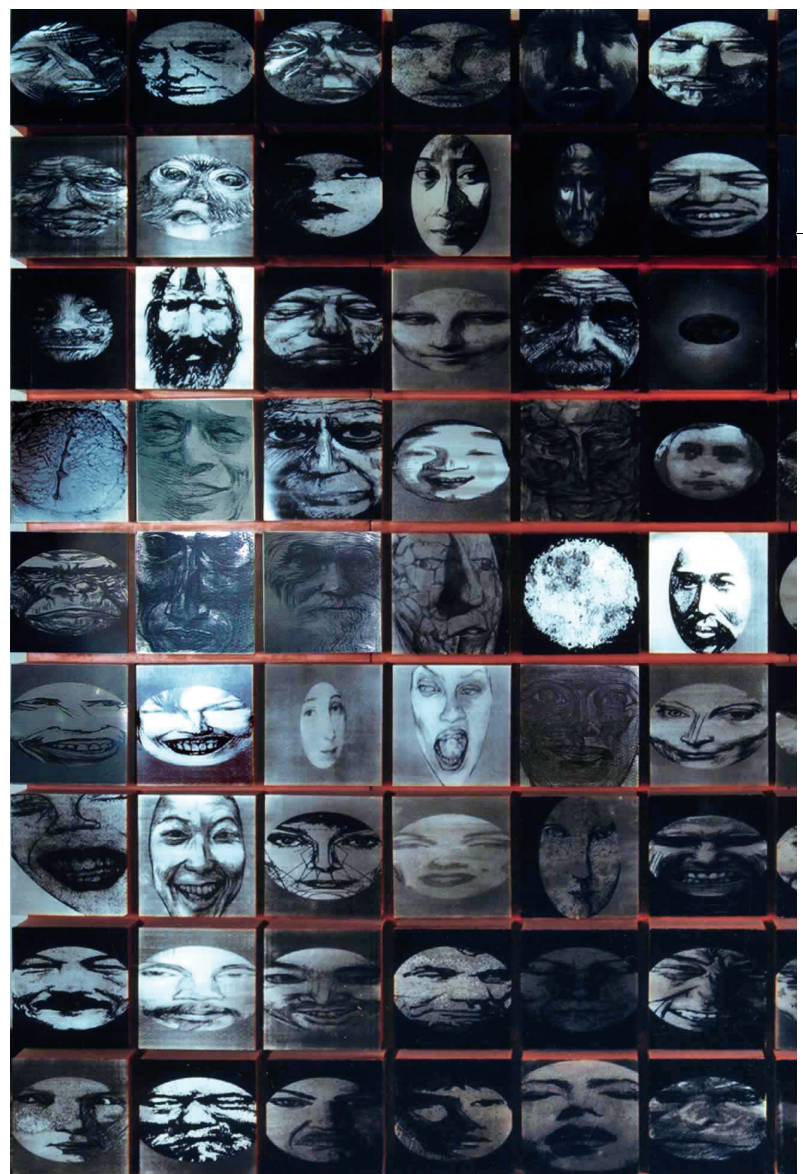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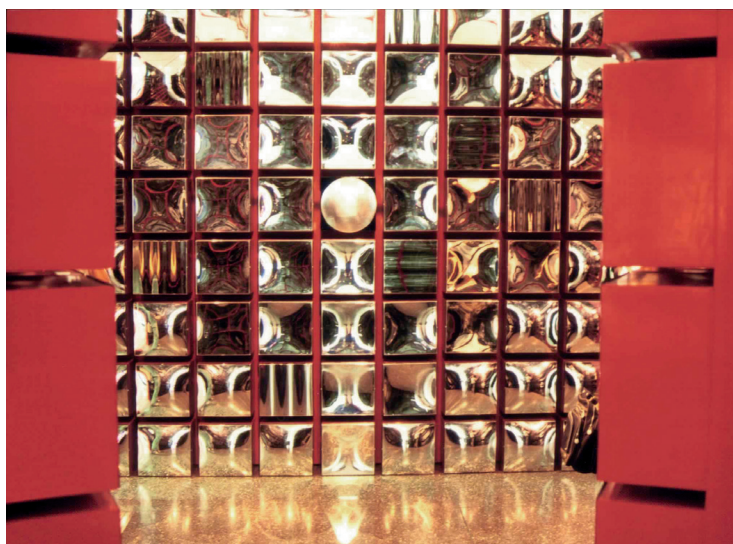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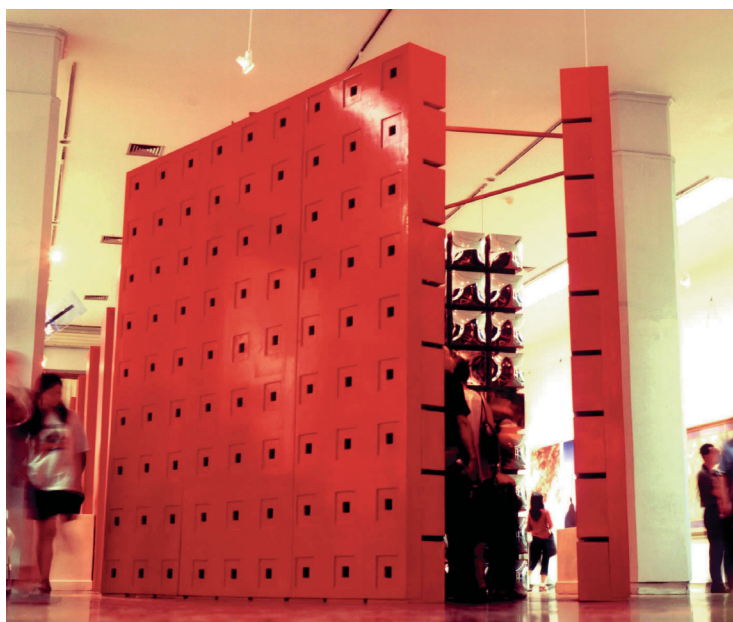


图33

让艺术照亮生活

艺术进入生活空间，不仅是一种“介入”，更是一种“照亮”，从艺术中焕发、激活出的奇思妙想会触碰出点点火花，这星星之火一旦投入现实便会迸发出强大的能量，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无尽的色彩。

几年前，曾带领几个研究生做了一个小的课题——调整首都博物馆入口处环形通道因倾斜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我们出的两套设计方案其主要思路就是利用光和虚幻空间造成的视觉幻象来调整心理上的不适，同时融汇中国园林“移步换景”和画卷长廊的文化意境，这个创意令组织者大为赞赏，虽然因技术问题和经费不足没有最终实现，却使我们看到了“纸上谈兵”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次实践是在2011年重庆园博会，我们应北京园之邀做了一件错视空间





的小型作品（图33），在短短的走廊墙壁打通出一条新的通道，扩展、丰富了空间结构，虽然尚未达到我们的理想效果，却是一次很好的实地检验。这种被称为“通景画”的绘制方式曾是郎世宁带来的风靡一时的艺术样式，现在来看与当下风头正劲的“3D”绘画并无二致。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成型的作品，其构想如若成型，或许会给建筑带来一些新的思考点，如2011年我在“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上有件名为《静观天语》的作品（图34）意喻宇宙大爆炸带来世间生命万象。这件作品若安置于科技馆类场馆显然是恰如其分，然而如若建筑师们以宇宙大爆炸为设计理念来建造科技馆的框架结构就将不知会何如。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些“务虚派”信马由缰漫无边际的想象。

有位建筑师说得好：“建筑设计正从以简单的工程设计为中心而转向以创意为优先的设计方向，技术设计是在保证建筑意境的前提下而展开的，只有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形式的建筑，才能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代表，才能称为真正的建筑精品。”强调独特的意境和文化艺术特征已成为建筑创作的重要内容。

毋庸置疑，优秀的建筑师本身便会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即便建筑、艺术这两个领域貌似在各自着眼点上有偌大差异，然而它们必会在某一层面上相遇。艺术若从建筑规划初始阶段便开始进入，建筑师若能与艺术家携手齐心共同打造我们美好的家园，一个诗意的栖居或将指日可待。AT



图34